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PB20010372 任宣霏

故事开始在半年前，在网上偶然刷到了一位读书颇多的学姐深夜里发的长篇书评。《educated》，草草不起眼的题目，让我没有细看的欲望，便不停地往下翻，选择大体浏览完最后一段。在那一刻，我仿佛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攫住，那种力量来源于文字本身，让我看到了这样一本书对她的深刻影响。本能地，我选择立刻关闭我所看到的评论，去寻找这样一本书，而没有把她的书评看完。因为当我足够相信一本书、一部经典将会对我产生不小的影响时，我总是希望在接触任何外界评价前，自己去品味它，而不是带着他人的观点去读。因为那样到头来我从书中习得的，可能只是我读书之前就已经“认可”的事情。

时值暑假，在前述事件的两天内我便完成了第一遍阅读。但那只是一个开始，随之而来的是半年内不断地重读、勾画。这是第一本让我读完纸质版又读完电子版的书，是第一本让我在阅读时废寝万事沉陷其中甚至顾不得停下来把自己当时的想法写下来的书，是第一本让我在半年内向所有熟悉的朋友不止一次地推荐的书。而这篇论文的写作，给了我一个认真整理思绪的机会。

如果要我抛弃所有繁琐的东西，一句话把这本书带给我的影响表达出来，我会选择一句书中的原话，那是塔拉在耳机里一遍又一遍听到的歌词，是她日后不断在日记本里写下的：“将自己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我们的思想。”当时读到这里很有共鸣，因为我，可能像很多喜欢写日记的人一样，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可以在日记本上重复出现无数遍的文字。关于我，便是“多读书，多写字”，也许在外人眼里只是一句“正确废话”，但至少之于我自身，它是在迷茫无助、焦虑彷徨，面临诸多选择时不断在心头默念，给我力量的文字。

“将自己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我们的思想。”这是一篇关于自我救赎的故事，原著书名中“教育”无疑是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手段，也可能是塔拉逃离巴科峰的唯一手段。幸运的是，她做到了，可能一路坎坷多于收获，但至少在她自己的维度，她赢了，为自己赢来了重新为人的机会。

假如这是一本小说，叙述了一个发生在百年以前的故事，可能不会给我如此震撼的感觉。但它不是，塔拉在剑桥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不过是2014年，十年以内的事情，一切都是纪实的，我甚至不敢相信，看似荒诞的故事原来离我如此之近。就像塔拉在书中说的那样，当她进入大学查阅自己不了解的历史，发现某个历史事件恰好发生在母亲出生的那年时，当遥远的事件能同自己认识的某个人联系起来时，时间渺小了，看似不可能的事真实存在于世间，并对自己产生着或多或少的影响。让人渴望的，是真实；让人心生敬畏，以至于胆战心惊的，也是真实。

出生在爱达荷州的巴克峰，作为最小的一个孩子，诞生在一个患有躁郁症的父亲吉恩家中，塔拉甚至不曾有机会看到爸爸正常的一面，那个存在于哥哥姐姐们记忆中，会把孩子送去上学，生病会去看医生的爸爸。塔拉从小就知道自己家的生活和别人家的不同，他们相信“家庭教育”，相信母亲的精油和“能量疗法”，却认为一切政府机构都是骗局，是不虔诚于上帝的表现。一家人生活在父亲臆想出来的世界中，“自给自足”，相信世界末日会在不久后到来，当全世界陷入混乱，缺少粮食，断水断电时，只有他们家仍储存有足以度过任何劫难的粮食，有从巴克峰上引来的还不知是否真实存在的泉水，有能够对抗“邪恶”的政府示例的火枪和弹药。

可能所有人都曾为爸爸的设想疑惑，因一些与之相悖的既定事实的出现而产生怀疑。甚至吉恩自己，也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他也早已料到自己的所有认知可能都是错的。从一些典型事件中不难看出他也曾多次自我怀疑，可是因内心的某种倔强始终没有迈出改变的一步。当爸爸看到母亲因当助产士必须安装电话时，意识到自己一方面想远离科技，另一方面让母亲当助产士来对抗世界末日，又不得利用科技，他愣了几秒钟，十年来一直拒绝到政府部门注册，却突然需要放弃抗争；爸爸断言在新世纪到来时，因钟表的时刻显示问题世界将陷入混乱，也就是他所说的“千年虫”灾难，而在电视节目经过零点以后仍正常播放没有任何异常出现时，他也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始终拒绝与信仰不同的人来往，但当自己的女儿因唱歌动人受到夸奖时，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吉恩的矛盾从思想到行为，渗透到方方面面，但他从未承认自己的错误。一切荒诞都不能够阻止他让事故一件又一件地发生在自己的孩子，甚至自己身上。在被烧焦毁容以后，他仍坚定地声称一切均是上帝的意志，受伤则是上帝的礼物。吉恩认为

世界上只有两类蠢人，一种人明知自己做错仍坚持去做，另一种人则完全无知，坚信自己做的是正确的。表面上来看，吉恩属于第二类，但事实远非这么简单。在无数次自我怀疑中，他一定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理论出了什么问题，但固执的性格与不肯屈服的躁郁症只能让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塔拉的哥哥肖恩，或许也是受父亲的影响，给塔拉带来的痛苦却远不止父亲的言语和对家人安全放任不管的态度所造成的伤害，也是最终导致塔拉与全家决裂的导火索。肖恩是一个施虐狂，以侮辱和折磨女友、妹妹和后来的妻子为自己获取安慰感的源泉。但他真的无恶不赦吗？显然不是，在塔拉的视角里，他只是一个不可被原谅的可怜人。后来的塔拉在了解了相关的心理学知识以后，尚可以了解哥哥想法存在的合理性，但当塔拉终于学会不像十六岁的夏天那样逆来顺受，笑着面对哥哥的威胁，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责任以后，她仍然不能原谅肖恩。即便她明白，肖恩也会因为我的话和他的自我厌恶而一蹶不振，肖恩比我更恨他自己。

那个时候的日记一直留存下来，成为塔拉与生活、与自己斗争的写照。生活在父亲的臆想和谎言之中，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开始思考什么是真实存在的，什么是假的。她可以在被肖恩欺凌辱的当天写下咒骂和怨恨的文字，却在第二天看到肖恩自我厌恶时的样子而把所有的错都归于自己，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在多年以后当塔拉有机会进入大学真正的学习历史时，相比于历史，她更愿意研究历史学家。她看到，凡是书写下来被称之为历史的历史，无不含有书写者自己的偏见，这里的偏见并不是贬义，只是说在特定时代的特定条件下人的眼光总是有局限的，可能在千百年后的局外人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却是当时最智慧的人所不能领会的。所以塔拉不去纠结所谓的历史中，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构的，她只想弄清那些书写历史的人当时为什么如此书写，是否想要表达什么。如此，直到写下这本书时，塔拉仅仅是尝试着通过自己和一些亲人的记忆和感觉还原多年以前的生活，凭借对于每个人的了解分析出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表达想要表达的，看淡究竟哪一种事实是真实发生过的。给我印象深刻的的一个情节，对于腿上着火的哥哥卢克如何灭火又如何下山时的分析，塔拉这样写道，山上发生了什么，“我”只能去想象。但我看得很清楚，若是出于记忆都不会如此清晰。与其相信记忆中的真实，她更愿意相信自我的认知。之后便是对父亲笨拙地灭火的描绘。这一切都没有人看到过，但出于对父亲的了解和当时情况的分析，事件应该如此发生，如此最能体现父亲真实的一面，便够了。从不断地自我否定、寻找真实到不再纠结是否曾经发生，从前自我怀疑的塔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直接导致这一思想转变的，是她有幸接受到的教育。

原教旨主义和偏执狂填充了塔拉痛苦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她有一个为了自己的工作而视他人甚至自己的安危于不顾的父亲，有一个以欺凌自己为乐的哥哥肖恩，有一个内心认同自己的想法但是在父亲和哥哥面前软弱无力，仅仅表现为顺从，无法帮助自己的母亲。但一切消极的事，都为泰勒的温柔所化解。多年以后，当塔拉回首那一个个将自己拖出泥淖，产生改变一生的影响的事情时，他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天色渐晚时泰勒起身重新按下播放键，给她听喜欢的音乐的瞬间。同其他哥哥在一起时只有吵闹，但和泰勒在一起时，塔拉变了，也许是音乐的魅力，也许是别的。教育改变了泰勒，作为第一个走出巴克峰的孩子，他是塔拉的引路人，在泰勒的劝导下，塔拉产生上大学的念头。学着曾经“弃她而去”的哥哥的样子，塔拉学会了一个重要的技能，就是对不懂的东西耐心阅读。而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塔拉逐渐明白自己和家里其他人不一样，对于去留渐无疑问，仿佛早已离开这个被“信仰”主宰的地方。

进入大学，真正与“外面的人”交流以后，塔拉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当得知个人对过去的了解都是有限的，每个人都局限于别人所告诉他们的，她知道误解被纠正是什么感觉。过去的她总是轻信一切，但教育让他明白，任何人所说的，甚至是任何所谓“确凿无误”的历史，都是一种带有偏见话语和修正的结果，她开始醒悟，认为爸爸可能是错的，伟大的历史学家可能也是错的。于是便不再纠结孰是孰非，而选择把关注点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透过真真假假的表象去感知真正想要学到的东西。“当我知道了地面根本不是地面，我希望自己能站在上面”。塔拉如是写道。

在接受了一定教育之后，塔拉完全改变了对于世界的看法。但教育远不止于此，它除了能让人看清世界，更让人看到自己在哪。

在大学学习的几年来，如克里博士所说，塔拉虽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但生活似乎全靠伪装。塔拉在大学与曾经生活的巴克峰之间臆想出一道厚障壁，试图将两者完全隔离开来：在校假装正常人，回家以后本能地卑微生活，为哥哥和父亲做牛做马。同父亲一样，这是一种病态又矛盾的心理，自然会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而男友作为可以连接两者的桥梁，在无意间将塔拉的故乡与校园连结时，必然会让她在自己思想中建立的隔墙破裂，而起初的男友自然成为了塔拉这一伪装的可怜牺牲品。因为她不愿有人既需要了解她的过去，也想陪伴她的现在，这会让她的伪装失效，无法假装自己是一个正常人，无法在校园中

假装曾经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伪装总是假的，伪装的需求则来源于她对自己的不认可，她从来不认为自己可以属于这梦幻般美好的地方，在心底里依旧认为不管怎么打扮，内心的恶臭都无法被掩盖，她迟早要离开。而这种怀疑和崩溃在塔拉在剑桥大学读博士时到达顶峰。受到母亲和姐姐的接连背叛，塔拉已经无力扭转爸爸和肖恩在家中的无上权威，虽然在我看来这一切存在是那么的不合理。接二连三事故的发生，“如果说第一次跌倒是上帝的意志，那么第二次又是谁的呢？”接受到的教育让塔拉和从前的家和亲人们渐行渐远，这也曾让她怀疑这一切是不是她自己的错，是否当时若选择留在家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但过去十年学到的东西已经让塔拉改变太多，她再也不可能回到十六岁，回到那个饱受欺凌，却总是逆来顺受、自我安慰的女孩身体里。泰勒的支持，险些与父母断绝关系的决定也让塔拉坚信，她是正确的，让她看到，她真的和曾经的家人们不一样。她曾以为，自己会被巴克峰的山塑造，在与印第安公主的相见与告别中度过一个又一个年头，长大以后和母亲学习助产和治疗技能，可能庸庸碌碌地，至多可能“发家致富”，在自己的丈夫身边担任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直至走完一生。但教育让她明白，人的一生有更多的可能性，一个人的起点未必就是终点，在接受教育以后，甚至可以说人不可能停留在起点。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时，塔拉渐渐地从自我怀疑和负罪感中寻求解脱，尽管仍然难以摆脱因自身不幸带来的压抑之感。她明白人可以为自己做出决定，而不是单纯为了迎合其他人荒废一生。教育让她明白，只有自己才能解放自己的思想，虽然这一过程可能是极其艰难的，但坚定地走下去总不会有错。她已不再是被父亲养大的孩子，但吉恩仍然是养育她的父亲。没有接受教育的父母，即便在生意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成为了当地的名人，在塔拉眼里，他们的追求始终是荒谬的。分开二十年以后，塔拉已经一个全新的自我，再也回不到从前。促成这一切转变，或者可以称作蜕变、救赎的，是教育。

教育教会塔拉的，也是塔拉教会我们的。曾经读到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不读书，你只能经历自己的一生，而人的一生只有一次机会，但倘若你选择阅读经典，你便可以经历丰富多彩的人生。这本书给我的震撼之处也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读经典可以让我仿佛历经其他人的一生，我可以去选择做我想做但现实中做不到的事，而读完这本书的体会则是，我经历了一种我在之前从来不会想到的一种活法，就像塔拉十六岁时不曾能想到自己的未来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它带给我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生命体验，虽然和作者的少年生活有着千差万别，但塔拉的经历，从自我怀疑，怀疑真实走向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也是我在这个年纪从迷茫焦虑渐渐走向清醒理智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我接受的教育，我读过的书，让我看清了世界，更看清了自己所处的位置，便不再彷徨。

你当像鸟飞向你的山，放得下过去也装得起未来，用最宽阔的羽翼，拥抱最广阔的自由。